

尊敬的趙老師、諸位法師、諸位同學，大家下午好，阿彌陀佛！請放掌。我們繼續來學習《淨土集—草堂集》，請大家翻開經本第二〇二頁倒數第三行，我們從第十段，「十」這一段看起，我先將這段文念一遍：

【十。削髮辭家淨六塵。自家且了自家身。仁民愛物無窮事。原有周公孔聖人。】

我們淨老和尚節錄這一段，這一段的意思講一個出世間法、一個世間法。這個『削髮辭家淨六塵』，就是出家了，頭髮剃掉了。

「淨六塵」，我們眼耳鼻舌身意，這是我們自己的六根，我們六根的對象就是六塵，色聲香味觸法，六根對六塵當中又產生六識，六個識，眼耳鼻舌身意，眼識、耳識、鼻識、舌識、身識、意識，根對塵產生六識，淨六塵就是六根對六塵不受污染了，清淨了。我們現在凡夫淨不了六塵，我們六根對六塵境界就受污染了，心不清淨。這個是必需要有修行的功夫，並不是說我們頭髮剃掉就清淨了，頭髮剃掉跟沒剃掉是一樣的，如果沒有在修行，心還是不清淨，還是受污染。所以這個「削髮辭家淨六塵」，削髮把頭髮剃掉了，辭去俗家為的是什麼？為了是修清淨心，淨六塵，心在六塵裡面就不受污染了。這個是講自己求解脫，『自家且了自家身』，自己得了解脫。但是自己要得解脫也要真修才行，所以大家不能誤會以為出家就沒有煩惱了，實在講，一樣的，出家如果沒有真正在修行，貪瞋痴的煩惱也不比在家人少，特別現在這個時代。所以有很多人想，在家很多事情很煩惱，去出家會比較好，但是一出家還是一樣的。

，一樣煩惱。真正能淨六塵，的確最起碼自家可以了自家身，自己可以求解脫，得到解脫。

『仁民愛物無窮事』，這個是講我們世間聖人推廣仁民愛物的教育，特別辦政治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，這些都屬於「仁民愛物」，這個事情也是無窮無盡的。這個事情『原有周公孔聖人』，這個意思也就是說，出家人自己去了自己出家人的事情，要清淨六塵，得到解脫；在家世俗的緣，原本它就有「周公孔聖人」在教化，不用我們去操心了。這個意思好像我們分工合作，出家人自己管自己了脫的事情就好了，治理世間事原來就有周公孔聖人在教化了。這個看起來好像是兩回事，實際上以大乘教義來看來是一回事，是一不是二，世出世間法是一不是二。大家也看過《六祖壇經》，六祖講，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，你在世間法覺悟就是佛法，這是大乘教義講的。

這一段也是一個公案，這段公案比較短一點，這個公案是，「無雲和尚，不知何許人」。有一個和尚他的法號叫無雲，無就是有無的無，雲是天上的雲，叫無雲和尚。不知何許人，就是不知道他原來的身分。「康熙中掛單河間資勝寺」，就是康熙年間，清朝康熙年間掛單，現在我們到寺院去住宿就叫掛單。掛單這兩個字是以前出家人他到各地的寺院去借住，都揹一個包袱，在這個寺院它先有個客堂，客堂旁邊放個架子，放個竹竿，好像我們晒衣服那樣的竹竿，我們那個包袱都是用布的，包袱掛在竹竿上，然後去辦手續，到客堂去辦手續，掛在那邊，先掛在那邊。一個人叫一單，一個單位，就是一個床位給你，叫一單，以前都是通鋪的，一個人一個位置叫一單，掛單就是先把包袱掛在竹竿上面叫掛單。這個掛單，我去受戒的時候，在戒場有教掛單的規矩。我到高雄六龜妙通寺受戒，三十二年前就是廣欽老和尚傳的戒，他當得戒和尚，他一生辦

一次，就那麼一次，傳完他就走了。還沒有受戒就聽說他一生就傳一次，這麼一次，戒傳完他就往生了，果然到第二年年初他就走了。我去受戒住了一個多月，戒場就有教這個掛單，但是這是古時候。現在我們到大陸、台灣的寺院去住，都現代化了，現在也沒有包袱了，現在都是行李箱，現在沒有包袱了，寺院的客堂也沒有那個架子了，你也沒得掛了。以前還有，現在沒有了。所以掛單就是以前去住寺院要登記，他的包袱先掛在客堂旁邊有個架子，放個竹竿，讓你先掛那裡，所以掛單就是借住。

這個無雲和尚去河間資勝寺掛單，河間就是河北省古代一個郡的名稱，現在是河北省的河間市，河間有一個寺院叫資勝寺，資本的資，殊勝的勝，資勝寺，掛單在這個寺院。「終日默坐，與語亦不答」，整天他就是打坐也不講話，要跟他講話他也不跟人家對話。「一日，忽登禪床，以戒尺拍案一聲，泊然化去」。有一天他忽然登上禪床，這個禪床，大家現在到大陸，有些打禪七的道場還有那個禪床。我去年到福州雪峰山廣林老和尚的道場，他們上面在打禪七，我去參觀，他們打禪七的地方三邊都有禪床，一個人一個蒲團就打禪七。一般在禪堂，一個行香的一把戒尺，一個維那一把戒尺，主七和尚也一把戒尺。在一九九八年，九華山佛學院的副院長果舟法師請我去主持佛七，他們原來都打禪七，後來他到新加坡去參加講經的培訓班接觸到淨宗，所以就請我去打個佛七。去打佛七，它那個方式跟禪堂一樣，只是改念佛而已。所以每一個人發一個戒尺，那個行香的糾察學生，那都是出家男眾，都很年輕的，在止靜打坐，如果他的背去靠在牆壁，因為他旁邊都是禪床，背就靠在牆壁，這個行香的就會用戒尺打他的肩膀；如果彎背，那個行香的就將戒尺插在他的背後把他搖一搖，把他調整直一點，所以這個禪堂有這個戒尺。

這個無雲和尚有一天突然他登上這個禪床，用這個戒尺拍案一聲，就是拍這個桌子，拍了一聲。那個禪床都是木頭做的，拍了會響，拍了一聲之後就泊然而化。這個泊就是三點水一個白，泊就是很安靜的。一拍，他坐著，很安靜的，他就走了，就往生了。「視案上有偈曰」，小桌子、案上有一首偈，這首偈就是他留的，「削髮辭家淨六塵，自家且了自家身。仁民愛物無窮事，原有周公孔聖人」。這首偈就是他寫的，坐化了，坐化了留這首偈在。紀曉嵐先生有兩句評語，「佛法近墨」。諸子百家，墨子提倡兼愛。他說，「此僧乃近於楊」，近於楊子，好像出家人管自己出家人的事就好了，管好就好了，這個世間有世間聖人去教化。這個實在講，以大乘教義來講，世出世間法是一不是二。當然這個身分不同，自己做自己本分的事情；做本分的事情，當中也是相通的，不是完全都不相干的，不是這樣。像我們淨老和尚講往生淨土，這是出世間法，現在又提倡多元文化，教化世間人，甚至教化各其他宗教，沒有妨礙，是一不是二。這個是紀曉嵐先生他的評語，因為紀曉嵐先生他也不是學佛的，他也不是佛弟子。好，我們再看下面這段。上面這個公案就是無雲和尚。我們看二〇二頁最後一行，第十一段：

【十一。聲色之娛。電光石火。皆幻化也。懸崖撒手。轉瞬成空。朱顏不駐。白髮已侵。】

『聲色之娛』，聲音、色相的娛樂。古時候有這些娛樂，現在就更多了。現在我們又不用跑去什麼娛樂場所，我們自己身上帶個手機，聲色之娛，你要看什麼都有。聲色之娛就像『電光石火』一樣。這個「電光」，剛才有下雨大家有聽到？我聽到了，大家可能在裡面沒有聽到，下雷雨。下雷雨會打雷，打雷會不會閃電？閃電就有光，電光。電光一閃很快的就沒有了，很快速的就沒有了。「石火」，以前用一個東西在打火石上摩擦讓它出火，噴出火花，那

個火花出來也是很短暫的。現在我們就不用說石火了，大家用火柴，火柴把它搓，把它摩擦起火了，那時間也是很短的，這個火滅了就沒有了。這個石火那就更快一點，噴出來的火花一下就沒有了。這個就是給我們講，聲色這些娛樂就像電光石火一樣，一下子過去就沒了。『皆幻化也』，那是「幻化」的，幻化就不是真的，它是一個幻相，變化出來的。我們再看，手機、看電視電腦什麼都有，那是幻化的，那不是真的。我們看到電視或者手機，裡面呈現出來這些聲色之娛，像電光石火，幻化的，我們知道；回到我們現實人生，我們眼前看到這一切，就跟那個電視一樣，也是幻化的，也是電光石火，剎那剎那就生滅了。

大家如果去深入《金剛經》，就會比較有所體會，《金剛經》講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」。什麼叫有為法？就是有生有滅的這些現象，物質的、精神的，在《唯識論》裡面講百法，這個百法有九十四種是有為法，就是精神、物質，包括不相應行法（抽象概念的），統統是屬於有為法，都是生滅法。百法裡面只有六種是無為，真正講到無為是真如無為，就是我們的自性。無為就是無生無滅，它本來就存在的，本來它就沒有生，當然它也不會滅，就是我們的自性是不生不滅的，那個是真實的無為。其他的五種無為是相似無為，還不是真實無為，譬如虛空，三千年前是這樣的虛空，三千年後還是虛空，它沒有變，但是這種無為叫相似，不是真無為。真的無為只有一個，真如自性，其他的都是有為法。

有為法實際的現象是什麼？如夢，如幻，如泡，如影。我們仔細去觀，應作如是觀，佛勸我們應該作如是觀，就是這樣的一個觀察。我們先觀察，進一步再觀想，再提升再觀照。我們去觀察一下我們去年的事情，今年回想起來只是一個回憶而已，或者像現在有

些錄像錄下來的影片，一個紀錄，但是那個事情已經過了、已經沒有了，今年我們再到這個地方來學習，又是新的一個情況了，這是講一年前跟一年後的事情。如果時間再縮短，一個月前、一個月後；再縮短，一個星期前、一個星期後；再縮短，昨天跟今天；再縮短，半天的，上午跟下午；再縮短，前面一個小時、後面一個小時；然後再縮短，前一分鐘、後一分鐘；再縮短，前一秒鐘、後一秒鐘，這個我們可以感覺到的。佛經上講的，我們現在還感覺不到它是剎那剎那的；我們從感覺得到的先去觀察，就是時時刻刻這一切人事物統統是在動，都是在變化的，都在生滅。你這樣去觀，慢慢你會開悟的，你會放得下，原來這些都是幻化的，都是假的，看那個電視是假的，再看我們現實人生跟那個電視一樣，也是假的。所以這句我們用《金剛經》來修觀，就很有幫助了，對我們看破放下很有幫助。看破放下有什麼好處？我們就比較不會執著，不會計較了，也就是比較不會生煩惱了，反正都是假的，好的是假的，不好的也是假的，好像做夢一樣，有好夢、有惡夢，醒過來都是一場空，好夢也是空的，惡夢也是空的。

『懸崖撒手，轉瞬成空，朱顏不駐，白髮已侵』。這個我們都可以理解的，我們人一天一天老化，朱顏不駐，頭髮漸漸已經白了。像我白頭髮就不少，已經很多了，白髮已侵，所以我讀到這句感覺很深刻。大家年輕的同學還沒什麼感覺，因為大家頭髮都還滿黑的，所以沒感覺。這一段我們淨老和尚把它取出來，主要就是教我們從這個地方去學習看破放下，遇到如意、不如意的事情，常常做如是觀，都是幻化的，就不要放在心上，我們就能得自在了。

這裡這段公案我們也是要講一講，這個公案也有一點長度。「寧波吳生，好作北里游」。寧波就是浙江寧波。好作北里游，這個好就是喜好、嗜好。北里游，就是以前的青樓妓院，他就很喜歡去

這個地方，他有這種習氣、嗜好，好作北里游。這個吳生，姓吳，口天吳，應該也是個讀書人，生就是書生，他好作北里游。「後昵一狐女」，後來他去親近一個狐狸的女眾，狐女。「時相幽會」，常常跟這個女狐狸相約去幽會，就是一般人看不到的地方去那邊相聚相會。這個幽會就是現在我們在台灣叫談戀愛，大陸叫做搞對象，那個年輕人談戀愛、搞對象，當然就約一個他們自己比較想去的地方，去那邊幽會。他雖然跟女狐狸常常去幽會，常常相聚，「然仍出入青樓間」，但是青樓妓院他還是常常去。

「一日，狐女請曰」，有一天這個女狐狸就請他，對他講。女狐狸說，「吾能幻化，凡君所眷，吾一見即可肖其貌。君一存想：應念而至，不逾於黃金買笑乎？」女狐狸就跟這個讀書人吳生講，她說我是可以變化的、可以幻化的。凡君所眷，青樓很多女子你所眷戀的、你所喜歡的，凡君所眷，吾一見即可肖其貌，我一變化就可以變得跟她一樣，看你要哪一個，我就變哪一個給你看。你要青樓哪一個，你跟我講，我就變得跟她一模一樣。君一存想，你只要想找哪一個，我就變那個女的樣子在你眼前，應念而至，你一想，她就現前了，就到你眼前了。不逾於黃金買笑乎？逾就是超過了，這個不是勝過你花很多錢到青樓去買笑？你到青樓妓院，要花很多錢去買笑。吳生「試之」，這個也不錯，不用花錢，她一變就有了，你要哪一個她就變哪一個，反正你只不過是喜歡看那個相，她可變出來給你看。試之，就讓她試一試是不是真的這樣。「果傾刻換形，與真無二」，果然這個吳生現在想見哪個青樓的女人，她就現這個人出來，跟她完全一樣，你分不出來，他要哪一個她就現哪一個。「遂不復外出」，就不用再去了，何必花那些錢？你花那個錢也不過就是去看這個，現在她都能變了，就不需要花那個錢再去青樓了，所以他也就沒有再去青樓了，遂不復外出。

「嘗與狐女曰：眠花藉柳，實愜人心，惜是幻化，意中終隔一膜耳」。嘗就是曾經，他說，這個女狐能夠變人形，眠花藉柳，實愜人心。當然能夠這樣變化，好像花借來變作柳，可以變化、可以轉換，實在講，也很滿人的心意了。惜是幻化，他就講，這個也不是真的，是你變的，總不是真的那個人，是你變那個人的樣子。所以這個吳生就講，惜是可惜，可惜是幻化的，我知道這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意中終隔一膜耳，意識當中總隔一層，那不是真的，他就給女狐狸這麼講。「狐女曰：不然」，女狐狸就給他講，不然，不是這樣的。她說，「聲色之娛，本電光石火」。她說，這個聲音、看到的這些色相，這些娛樂，它的本質，它本來不管什麼都是像電光石火一樣，一剎那就沒有了。「豈特吾肖某某為幻化」，她說，不是只我有變別人那個樣子是幻化，你現在看到這一切也都是幻化的，也是跟電光石火一樣是幻化的。「即彼某某亦幻化也」，我變那個人，你說我變那個人是幻化的，那你說的那個人她也是幻化的，她也并不是真的。「豈特某某為幻化，即妾亦幻化也」，她說，我當然本身也是幻化的。「即千百年來名姬艷女皆幻化也」，你說自古以來多少美女艷姬，現在還在嗎？沒有了。那不是幻化嗎？皆幻化。

「白楊綠草，黃土青山，何一非古來歌舞之場；握雨攜雲，與埋香葬玉，《別鶴》、《離鸞》，一曲伸臂頃耳。中間兩美相合，或以時刻計，或以日計，或以月計，或以年計，終有絕別之期。及其訣別，則數十年而散，與片刻暫遇而散者，同一懸崖撒手，轉瞬成空」。女狐狸就給吳生講了，她說古來這些美女現在還在嗎？現在你看到的白楊綠草、黃土青山，以前這些地方也都是歌舞的場所，很熱鬧的，現在變成荒山野嶺了。這個地方握雨攜雲、埋香葬玉，那些美人不都死了嗎？埋到土裡面去了，埋葬了。唱一些歌曲《



別鶴》、《離鸞》，這個也是伸臂頃耳，那個歌曲聽聽一下子也就過去了，也就沒了。兩美相合，兩方面很好，合在一起，譬如說兩個人很相愛合在一起，或以時刻計，相聚的時間。時刻，古時候一刻鐘是三十分鐘，因為古時候算時辰的，一個時辰是現在兩個小時，一刻就是半個小時。現在我們用西洋的小時，一個小時分四刻，一刻是十五分鐘。十五分鐘或者三十分鐘，以時刻計，或者一個小時、兩個小時，大家相聚，相合相聚的時間以時刻來計算，這是比較短的，相聚兩個小時。或以日計，或者相聚一天；或以月計，我們相聚一個月；或以年計，我們相聚一年，或者二年、三年。終有絕別之期，終有分別的時候。及其訣別，則數十年而散，與片刻暫遇而散者，同一懸崖撒手，轉瞬成空。譬如夫妻兩人相聚幾十年了，後來還是要分開，其中一個人死了，那就訣別了，就走了。幾十年的相聚而散，與片刻相遇而散，片刻就是相聚的時間很短暫，這個時間不管長、不管短，同樣是懸崖撒手，轉瞬成空。長時間的相聚到最後是空，短暫的相聚也是空，到最後統統是歸空。

「倚翠偎紅，不皆恍如春夢乎？即夙契原深，終身聚首，而朱顏不駐，白髮已侵。一人之身，非復舊態。則當時黛眉粉頰，亦謂之幻化可矣。何獨以妾肖某某為幻化也？」女狐狸又跟他講，相聚的時間短或長，到最後訣別都是空，長時間是空的，短時間也是空的。現在相聚在一起倚翠偎紅，沒有了，那不是跟做夢一樣嗎？即夙契原深，終身聚首，或者宿世緣比較深，大家相聚終生到老死，到老死怎麼樣？而朱顏不駐，白髮已侵。再美的美人也是歲月不饒人，朱顏不駐，年輕的時候那個美貌已經不見了，白頭髮已經出來了。所以我在年輕的時候看到台灣有一些歌星、影星，以前年輕很漂亮，現在在報紙、網路上看，好難看，老了。

朱顏不駐，白髮已侵，一人之身，非復舊態。一個人，同樣這

個身體，不是他原來那個形態了，變化了。佛經講，我們這個身也是剎那剎那在變化，這個細胞一直在轉換。所以當時黛眉粉頰，亦謂之幻化可矣。當時你看到這些青樓女子打扮得那麼漂亮，後來不都是沒有了嗎？不都是會變化嗎？所以亦謂之幻化可矣。狐狸就跟他講，講這個是幻化應該可以講得通，那也是幻化，它也會變，不是都不會變、永遠這麼年輕。所以何獨以妾肖某某為幻化？怎麼可以，獨就是只有，認為我變化那個青樓女子是幻化？其實青樓女子她也是幻化的。我變的是幻化的，青樓女子她也一直在變化，她不是幻化嗎？她也一樣是幻化的，也不是真的。這個等於是女狐狸給他開示了，給這個吳生開示。「吳灑然有悟」，突然他也覺悟了。

「後數歲，狐女辭去，吳竟絕跡於狎游」。後來經過數年，這個狐女就離別他走了，離開他了。吳竟絕跡於狎游，這個吳生就不再去青樓找歡樂了，就戒掉了，知道這統統是假的，這個是有開悟了，所以不去了。

這一段，原來這個公案就是這個，這個寧波吳生遇到一個女狐這個因緣。這一段我覺得也很值得我們去深思的，所以這個看破放下，這些都很有啟發性的。看到這些，我們學了佛的人，再回歸到佛法，《金剛經》、《無量壽經》，我們就會體會更深刻。這裡講的都是比較淺顯的，一般人比較容易理解的。《金剛經》講的當然我們深入也是可以的，像《無量壽經》講的我們也比較容易體會，「人在愛欲之中，獨生獨死，獨去獨來，苦樂自當，無有代者」，讀了經我們再看到這個，更能夠體會。這一段我們淨老和尚節錄出來主要就是告訴我們，要認識宇宙人生事實真相，事實真相是什麼？《金剛經》講的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。不要太認真，要看破放下。我們再看下面這段，二〇三頁第二行：

## 【十二。巧取人財。必有一意外事耗去。】

『巧取人財』，就是用一些奸巧的手段去取得別人的財物。「巧取」就是不如法、不正當的，他很善巧，取了這個錢財別人也不知道，這個叫做巧取。不如法得到的錢財，必定會有意外的事情給它消耗掉。這一段也就是告訴我們，我們取財還是要合乎道，就是君子愛財取之有道，要合乎正當的常理來取得，不能取不義之財。所以《太上感應篇》講，「取非義之財者，譬如漏脯救饑，鴆酒止渴，非不暫飽，死亦及之」。取非義之財，不但沒好處，對自己還有很大的損害，就好像口渴喝毒酒要解渴，這個渴還沒有解就毒死了。漏脯就是毒的肉，肚子餓了吃有毒的肉，吃下去不但不飽，馬上中毒而死。所以取非義之財者，譬如漏脯救饑，鴆酒止渴，非不暫飽，死亦及之。還沒有吃飽就死了，取那個非義之財有什麼意義？沒有意義，不但沒有好處，壞處很大。

像這一類的開示都是屬於因果教育。我們昨天開始聽淨老和尚給我們開示，因果教育很重要，你要認識因果，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，什麼是善、什麼是惡要認識清楚，要斷惡修善才能得到真正的利益。用不法的手段取得人財，他無非是想得到財利，得到這個利益。但是如果明瞭這個因果，用不如法所賺取的錢財，不但得不到好處，反而把自己原來的福報折損掉了，實在講就是得不償失，你所獲得的沒辦法去償還失去的。如果明瞭這個因果，那何必？那不很冤枉嗎？所以明瞭因果的人，他做的事情才有意義，才有利益，才有真實的利益；不明瞭因果，胡作妄為，想要得利益，反而得到損害。所以有些人他命中原來有一千萬財富的命，用不法手段取得，他得到五百萬，他很高興他很聰明可以獲得這麼多錢，實際上他不知道他原來不止這些，因為用不法的手段被折扣掉了，他不知道，以為用這個方法得到錢財，實際上他原來命中比這個多，他不知

道。如果知道這個因果的事實真相，還有誰會去幹那些不法的事情？大概不會了，再去幹大概就是白痴、愚痴的人才會幹，一般正常人不會去幹那個事情。

所以巧取人財，『必有一意外事耗去』。《感應篇》講的真的觸目驚心，你取非義之財或者橫取人財，用不如法、用蠻橫的手段，強取人家的財物、財產，那個有報應的，家裡會用妻子去抵償，漸至死喪，自己的家人會一個一個死去。若不死喪，則有水火盜賊、遺亡器物，不然就是遇到火災、遇到水災，或者遇到強盜小偷，把自己的財物偷走了，遺亡器物。不然就是疾病口舌諸事，以當妄取之值，不然就生病，生病把那個錢都花光了他病才好。不然就口舌、打官司這些事情，所以真的是得不償失。所以我們取財要按常理，如法，不要巧取人財。

這裡也是一個公案，這個公案是，「獻縣吏王某」。獻縣就是河北滄州，在縣政府，現在講縣政府，當一個小公務員，縣吏，姓王，王某。這個王某他是在縣政府裡面當辦理文書的小公務員，就是寫文書的。「工刀筆」，這個工也就是他的專業，這個刀筆，古代沒有發明紙以前文字是刻在竹片上，竹簡。大家看春秋戰國時候，古時候文字是刻在竹片上，一片一片、一條一條的，長條的，然後要刻上去，那個筆就像我們現在刻印章那個刻刀一樣，給它刻在竹簡上面，所以那個筆叫刀筆。如果寫錯字，也是用那個刀給它抹平再重新刻。後來這個刀筆就比喻寫狀紙，替人家寫訴訟的狀紙。以前去縣政府有什麼冤情要去告狀，有人替人家寫狀紙，替人家寫狀紙就等於我們現在的律師，幫人家寫訴訟狀紙。他很會寫，工就是他很會寫，工刀筆。如果人家錢給他多一點，他就寫，替他講好話；這個錢比較少的，他就沒有盡心盡力替他寫他的訴狀。現在聽說律師也是這樣的，等於現在的律師了。

以前我們景美華藏圖書館，韓館長請一個蕭律師當法律顧問，蕭太太也常常來聽經。我也常常聽蕭太太講，他們在律師事務所遇到的奇形怪狀、五花八門的案子就太多了。她就給我講，悟道法師你知道嗎，有兒子在告爸爸的，你知道嗎？我說，怎麼兒子會告爸爸？為什麼會告他？她說財產分得不公平，他認為不公平，所以通過律師去告他父親。你說這個父親，人實在想不通，沒有聽經，真的這些道理不明白，你說留那個錢給兒孫，他得到的結果是什麼？讓他造罪業，而且落個大不孝之名，造不孝之罪。還有我也有看到告母親的，以前桃園，前一陣子我看到報紙，有告他母親的，也是說財產分得不公平。如果沒有財產就沒事，如果家很窮，兄弟姐妹感情非常好；一有錢，要分財產，兄弟姐妹親骨肉都變仇人了，這我們在現實社會看得很多。自古以來，古今中外都是一樣的，為了錢財，親兄弟反目成仇的多的是。去年我聽說內湖有一個企業很大，也是兄弟相殘，為了財產，有一家飯店。吳董請我去喝咖啡，給我講那個事情，好像弟弟拿槍去槍殺哥哥，親兄弟。這個律師，就是你沒有道理但是你錢多一些給他，你沒有道理就給你寫得有道理；那個沒有錢的，他就倒霉了，他有道理他也變沒道理，他能夠這樣。所以我聽蕭太太講，我說律師不是民間的包青天嗎？怎麼可以這樣？如果你做包青天，你累積功德；如果是為了錢財，以直為曲、以曲為直，對的講成不對的，不對講成對的，那罪業就造得很重了。

獻縣吏王某工刀筆，「善巧取人財」。他加一個善，老和尚節錄是「巧取人財」，善就是他很善巧，也就是說他很有手段的去巧取人家的錢財。當然他會寫文書、寫狀子，兩方面在告狀，他很會寫，把沒有道理寫得很有道理，他就賺了錢，為了錢財就昧著良心。但是怎麼樣？用不如法的手段取得錢財，怎麼樣也存不住。「然

每有所積，必有一意外事耗去」。但是他每次都是賺了一些錢、有一些積蓄了，總是發生意外的事情把那些錢就統統賠光，就銷耗去了。每一次他用這個不如法的手段賺到的錢，賺了一些就發生一些事情，真的就像《太上感應篇》講的，不是生病、疾病口舌，不然就是遇到什麼水災、遇到盜賊被偷，總是發生一些意外的事情把他的錢財耗去。

「有城隍廟道童，夜行廊廡間」。那個地方有一間城隍廟，有一個道童，穿道服的童子，晚上在廊，廊就是走廊。廊廡間就是兩邊東西廂，大家去看寺廟也是有的，兩邊有東西廂的廂房，兩邊廂房上面有走廊。這個城隍廟也是有廊廡，兩側的廂房。「有二吏持簿對算」。這個城隍廟有兩個官吏，這個不是人間的，是鬼神，持簿對算，一個拿簿子，算就是一個拿算盤。一個拿本子記，一個拿算盤在算。大家有沒有去過城隍廟？沒有去過的，下次有機會我帶你去。我們上海的同學來，應該知道上海有個城隍廟，我每次到上海都會去城隍廟上上香。台灣的城隍廟就更多了，台南的城隍廟、台北的城隍廟，台北的城隍廟我還去做過法會。那個城隍廟都會吊掛一個算盤，以前計算數字就是珠算，吊掛一個算盤算什麼？就是《了凡四訓》講的，加減乘除，算功過。加減乘除，做善事就加，做壞事就減，給你扣掉，扣掉你的福祿，做善事增加你的福祿。這個城隍也管這個事情，也管生死簿，管一個地方的。城隍跟人間一樣，他行政管轄區也有不同的，這個是在河北滄州。

晚上這個道童看到廟二吏，兩個冥官，一個拿簿子，一個拿算盤在對著算，算誰？算這個王某，工刀筆這個人。「其一曰」，其中有一個城隍廟的官吏就講。渠，渠就是指第三人，就是指這個王某。「渠今歲所蓄較多，當何法以銷之？」他說這個王某人，今歲就是今年，他所賺的錢比去年還多，他積蓄比去年更多，說明他做

了更多不如法的事情，所以賺更多的錢。城隍廟這兩個官吏就講，當何法以銷之？用什麼方法把他這個錢財銷散掉？「方沉思間」，兩個人在想用什麼方法把他銷掉。「其一曰：一翠雲足矣，無煩迂折也」。迂就是曲曲折折，不用那麼麻煩了，一個翠雲就夠了。「是廟往往遇鬼，道童習見亦不怖」，因為這個城隍廟常常看到鬼。在我們台灣的城隍廟，以前高雄淨宗學會這個簡會長她公公建城隍廟，簡會長的先生他給我講，他的爸爸以前在看城隍廟，在高雄鳳山的城隍廟，是他祖父輩蓋的，他說常常晚上都有城隍爺在審判鬼魂。所以城隍廟往往會遇到鬼，這個道童也常常看到，看到就習慣了，他也不害怕，聽到這兩個鬼吏在講話，他也不害怕。但是聽說有一個翠雲要去消耗王某人的錢財，不知道是誰，「亦不知為誰銷算」，他也不知道是為哪一個人。

「俄有小妓翠雲至，王某大嬖之」。俄就是沒有多久。這個道童晚上碰到這兩個鬼，陰間的官吏拿簿子、拿算盤在對算，他說這個人今年積蓄的比較多，用什麼方法給他銷散掉，其中有一個就講，一個翠雲就夠了，就不用其他的方法了。這個道童聽見了、看到了，他大概常常看到，所以他也就習慣了，不怕，但是不知道翠雲是誰，哪一個是翠雲？亦不知為誰銷算，也不知道是哪個人銷他的算。這個算，《太上感應篇》講，「大則奪紀，少則奪算」。銷算就是銷減他的算，我們人在人間活一百天叫做一算，一百天的福祿叫一算。俄有小妓翠雲至，有個小妓女叫翠雲，到他家來了。王某大嬖之，這個王某看到了，非常喜歡，非常寵愛。「耗所蓄八九」，他最近積蓄、賺的錢大概八九成都被她拿走了，被這個小妓拿走了，累積的錢都被她拿走了八九成。「又染惡瘡」，又染上惡瘡，就是我們平常講花柳病這一類的。「醫藥備至」，染上惡瘡，就要去看醫生吃藥。「比癒」，惡瘡治好了，「則已蕩然矣」，就是他

所積蓄的這些錢已經統統沒有了。「人計其平生所取，可屈指數者，約三四萬金」。有人計算這個王某人他平生巧取人財，可以算的出來的（算不出來的不算），可以算的出來的約三、四萬金。在那時候三、四萬金數字很驚人的，後來也統統沒有了。「後發狂疾暴卒，竟無棺以殮」，後來狂疾發作了，狂疾就是突然的一個疾病，暴卒就是突然就死掉了。竟無棺以殮，死了以後竟然沒有錢買棺材。沒有錢買棺材，用什麼埋葬？大概用草蓆捲一捲，然後就草草埋葬了。你看這個巧取人財，到最後的結局下場變成這樣，所以明白這個因果，絕對不敢再去幹那個事情了。

好，我們先學習到第十二段，「巧取人財，必有一意外事耗去」。我們下一節課再繼續學下面這一段，現在是用晚餐時間，我們大家休息一下，我們晚上繼續再來學習，阿彌陀佛。